

陈道阔 著

一梦三十年

木棉红

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MUMIANHONG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一梦三千年

陈道阔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梦三千年

陈道阔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 7

(木棉红: 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360 - 5049 - 5

I. 一...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6627 号

策 划: 肖建国 田 瑛 温文认

责任编辑: 李倩倩

技术编辑: 薛伟氏

装帧设计: 分金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20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375 1 插页

字 数 26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前言 东方历史的辉煌拐点

记得那一年一个冬天的中午，我与何启治先生在北京朝内一家涮羊肉馆小酌。窗外雪絮飘花，室内炉火温馨，酒兴酣浓。我说想写一部中国农民命运的长篇小说：随着历史进程的步伐，他们必将为封建政治舞台坍塌而殉葬的深刻悲剧；一个最后的农民对土地的深切情感……并讲了耿耿于怀的几个小故事。何先生听着凝了眉，点头，说试试吧。但从他深重的目光里，我感觉到了他的某种忧虑。

日月跳丸，驹光过隙，春秋晦朔，譬若朝露。一晃十多年过去，直到两鬓霜华，才了了那一桩夙愿。啊，我与何启治先生已十多年没有联系了。

想，一部美丽的文学作品，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点缀吧，抑或是天空的霓虹，抑或是治世者的花冠。只有非凡的时代，才可望听到非凡的声音，看到非凡的画卷。没有伊丽莎白，窃想不会有莎士比亚；没有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王、杰佛逊和亚历山大一世，也不会有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霍桑、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等欧美的灿烂星群。

全人类历史的进程参差相似。当西方进入所谓的“信史”时代（公元前776年），我们也早于数十年有了确切的年数（公元前841年）；当西方进入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柏拉图讲学“阿卡德米”、称之为“巨人时代”的时候，东方的孔、庄授徒“稷下学宫”，正是合纵连横、君轻士重、百家争鸣的锦绣春秋；当秦始皇一统华夏板块时，凯撒大帝完成了囊括欧亚的古罗马勋业……地中海文化与黄河文化之祖：苏格拉底与我们的孔夫子、他们的得意门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孟轲、商鞅，完全是同一时代





的人，仅仅因为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元素，导向了两大人类板块的升沉进退。孔学以其“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权力崇拜、治国役民的经典智慧，让我们来不及瓜泥古罗马的民主政治，就过早地进入了中世纪。佛罗伦萨九十万市民、威尼斯的商人，与我们的《清明上河图》同时出现在人类史的长空。英国的《大宪章》与宋末的火铳，敲响了中世纪的丧钟。很遗憾，我们由于两个“原始部落”入主中原，一次次美化和重建封建秩序，东方历史久久地原地打转，乃至走向倒退、沉沦。

翻开近代史，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家，从牛顿、伽利略、达尔文到爱因斯坦，竟然没有一个东方学者。改写近代文明进程的一切重大发明，与我们的智慧毫不相干。东方智慧，未必不是东方的不幸！

晚于我们被西方炮舰打开国门的日本，从人格狡诈堕落的东方权术文化中猛醒，匆匆抛弃“锁国令”，以它的“全盘西化”，仅五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两百年才走完的艰难历程，一举跻身世界五强，只留下宽松的“和服”，让我们怪异汉唐遗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使其成为“日本的伏尔泰”。我们的伏尔泰，您在哪里？

2 日本称雄了亚洲，可见一个国家民族在短时间内告别贫穷和落后并非神话。那些被它甩得很远的国家民族统治集团，当然有自己落后的千万个理由，大都是找历史的原因或“种种”的“种种”，有几个承认自己体制的荒唐和政治的腐败？

宗教是要信仰的，法律是要遵守的，科学是要讨论的。可见，信仰与科学无关：世界上哪会有科学的信仰？天体论的“假说”，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哥白尼和马克思学说的源头告诉我们，唯心论与唯物论是人类理性前进的双脚，不可缺失而一样伟大。

如果说信仰是人类向善的原始动力，满怀原罪忏悔的信徒可望得到灵魂的拯救，那些匍匐庙宇，为着一己之私而虔诚祈福的香客，若真个如愿以偿，岂不是信仰的悲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个人价值、不知私有制为何物的东方政治。

当宗教信仰都成了功利的娼妓、“你死我活”的生存法则规律天下的时候，哪里还会有一片神圣的净土？哪里还能找到操守的清白和做人的良知？

于是，有人在分析巨贪“韩桂芝现象”时干脆断言，东方腐败的根源，是东方文化的元素缺陷——还是那句话：东方智慧，实在是东方的不幸。

活进人类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人为幸多矣。

历史是一幅恢宏的油画，太近的距离应该不大会的美感可言。

但是，我感觉到了她的美丽。

教皇一世格里哥利有一句名言：不学无术是虔诚的信仰之母。

我说幸运，是说我们终于在一天天告别偶像崇拜、制度崇拜、理论崇拜等等有趣的神圣抑或是可笑的崇拜。对于我们这些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人来说，如果说我们个人的幸运，那是历史生活的厚爱，给了我们太丰富的人生经历。

就说我自己吧。唱着“人民公社是金桥”，我戴上了红领巾，亲眼目睹了原始社会——人民公社的古老美丽；箍着“红卫兵”袖章，喊着“解放全人类”的口号，我和插队的知识青年们共同生活了两三年，农民对“自留地”的钟爱和“知青”返城的焦迫，让我亲身体会了“井田制”的绰约风情与“城邦社会”的文明和残忍；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承包”和商业经济的市场繁荣，尽管《包身工》的描写在资本原始积累的现代都市随处可见，窃想不再会有哪个野蛮的游牧部落、英雄群体，抑或非凡的伟人，以他们的天才理论捭阖天下，倒开东方的历史快车……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人类史上的一切文化现象，仅仅是物质冰河的精神擦痕。古埃及文化何等辉煌，却像恐龙般地灰飞烟灭，我们只能从编号的金字塔文中，盲人摸象地解读奥西里斯神话；巴比伦文化称之曰宗教之母，但我们从耶路撒冷（意译“和平之城”）的战火硝烟和生灵涂炭，看到的却是历史文化的深刻悖论。不管是古希腊神庙还是古罗马竞技场、奥古斯都黄金时代的大理石辉煌，乃至我们的万里长城、大运河，人类文明进步史并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的编年书简和理想主义的英雄悲剧，更多的是一部和平岁月集腋成裘的生产力发展史；暴力革命从来不是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改朝换代不过是社会精英们轮流登场，为看客制造短暂的精神狂欢，但更多的还





是失望。

所以古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还说：“商鞅废井田，天下怨；王莽复井田，天下怨。”

那是因为，一次次精英们的财产再分配，与天下黔首大众没有太多的关系。李自成以“打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交粮”的谎言取宠民心夺得天下，却也以此失望苍生。道理很简单：哪有不靠人民血汗养活的朝廷？

有趣的是：每一个朝廷都倒置了生态关系，竟理直气壮地说它恩重河山泽被天下，是它——在养育人民、赐予了人民光明和美满幸福，让人民来感恩戴德！

是谁还在陶醉“黑头发飘起来”？是谁还在欣赏“黄色的脸”？远离种族愚昧自恋、弥合民族历史沟壑乃至化解旧世纪的党政仇恨，一个文明和谐、宽松有容的社会已在望中！

巴老前些时走了。据说他老人家耿耿于怀的是要建立一个“文革纪念馆”。“文革”，在人类生活中的政治擦痕，让我们有幸经历了那一段沉重的非常岁月。世界上有的国家虽未进行“文革”，那里人道缺失的浩劫并不鲜见。冤死的白骨，总有说话的时候。

愈是愚昧落后的群落，愈是有太多的禁忌吧。“上帝”才是“魔鬼”的真正同道：那里还有“魔鬼”，是因为那里还有“上帝”的神话。当“救世主”放下自己的谎言，“天堂”倒塌的时候，哪里还会有“魔鬼”的影子？正所谓：“以舍利取人，必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幻术愚人，即有托幻术以愚之者；以神道困人，必有诡神道以困之者。”（冯梦龙《古今笑》）

总算，我为我能在这里信口雌黄而万分侥幸。

啊，我常常忍不住对我的师长们深切地怀想和追念。他们……或许，“张机者中于机，设槛者中于槛”。但，正是他们，燃烧着生命的火炬，让我们终于告别茫茫长夜，看到了东方历史的灿烂曙色！

农民，中世纪的载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像贝类的沟痕，是很艰难的。他们并不仅仅是“龙”一样的大杂烩怪物，他们其实是人文史上最可爱的类群。我至今容不得有人对农民的歧视。“农民”，“小农意识”，“农民意识”，常常成为非农人士们对农民的轻慢和诋毁。在那个户口隔离

的年代，享受皇粮的城里人以贵族的傲慢鸟瞰村野匹夫。有趣的是，正是农民的忠厚、善良、胆小、轻信、勤俭，安贫乐道、酷爱自由，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父母官”，人类史上古今中外的封建主们，才特别好统治他们，并利用他们的卑谦和忍耐，夸张他们的软性人格，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野蛮的独裁统治。

狂妄、贪婪、昏庸、自私……与一个纯粹的农民并无关系，好像应该是帝王将相们才特有的操守。当然，他们也不过是“异化”了的农民，农民的“精英”部分而已吧。

点缀历史星空的几个“清官”——皇帝爷们最为美丽的家奴，只不过是封建文化戏弄天下的伪善欺世之笔。有史家早就说过，“清官”才是历史的罪人：因为正是他们，在愚昧善良蒙哄苍生，以专制文化的精髓，支撑着一个个腐败腐朽、苟延残喘的独裁统治！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封建土壤的崩溃，“人治”时代的结束，生命价值的平等，我们才有可能站在当代价值文明类群的同一条地平线。

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朝鲜战争而特别侥幸跃居世界第二强的日本，将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一个不漏地请进了“靖国”神社；亚洲“四小龙”的咆哮嘶吼，惊醒了沉浸在“厌胜法”中幻想“世界一片红”的十亿之众。

芸芸众生滚滚红尘，都是逆旅过客，很难说谁是历史的罪人。纽伦堡法庭、远东军事法庭、东欧法庭、海牙法庭……将多少巨臂抻沙的雄才英物吊上了绞架。尽管小泉纯一郎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金边法庭遥遥无期，萨达姆·侯赛因的同情者大有其人，我不信布鲁诺会白白烧死在红花广场，我不信“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没有尽头，我不信杀人的凶手永远不受到正义的审判。地球越来越小了，转速越来越快了，历史的功罪已不需太长的时间沉淀。

我们虽然不认同英雄创造历史，但不得不对小平同志的历史贡献深怀敬意。

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生产力的提升，因为和平发展众望所归，中国在地球上的座次日益靠前，汉语热悄然升温，东方历史终于迎来了她最为辉





煌的拐点。

这本书里的人物命运在我的思维里已沉淀了十多年。严格地说，我写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我的父亲对土地的挚爱令人难以想象；合作化那一年我父亲交出土地后，领着我看他曾经拥有过的每一块畝亩。那时，我读不懂父亲深深的叹息和悄悄的眼泪。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德风，小人德草。

一只被砍断腿的工蚁和一个正常人的剧烈痛感没有两样，他们的悲号一样惊天动地的惨烈。可是，有谁听到过一只工蚁撕心裂肺的哭喊？！

翻开二十四史，仅仅是帝王将相们争权夺利的故事；我们很自豪的“四大名著”，便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倾巨资投拍电视，以现代高科技重新包装再现它们曾经的辉煌，窃想那毕竟是封建的东西，“文化”的“先进性”是怎么也摆不到台面上来的。

贾南风喜好男装，女趋若鹜；张丽华三寸金莲，天下小脚；赵主父胡服骑射，举国废车……一个时代的审美流动，不管是高雅还是卑俗，仅仅是治世者的好恶。

6

我的主观意愿是通过一个农民（张长元）的命运，表现农民在身份更替、历史消亡中的痛苦；张长元或许是中国最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农民。他深爱土地，深爱共产党、毛主席，深爱新中国。当解放军南下时，他是村里惟一个未“跑解放军”而留在村里迎接解放迎接土改的农民。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他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一切，包括作为一个父亲的尊严，最后于贫病中服毒自杀……“三农问题”常常被社会学家们惊世骇俗地提出来，但真正了解“三农问题”本质的人并不多。当“三农问题”已渐成过去，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艰难岁月的时候，是不寒而栗的。

这部小说以我的父亲和乡土人物为生活原型，窃想以一个轻松愉快的故事，力图揭示农民命运的本质和我们所经历的理论误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在艺术世界的历史长河里，江山鼎革本无所谓悲喜剧可言。就像《飘》一样，只有人物的命运才具有悲喜剧意义。我想写一部中国农民的牧歌、赞歌、挽歌、悲歌。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吗？故乡的山，故乡的水，风光不再。而面目全非的，是人，人的精神风貌。大集体后的“混工”现象，饥饿年代的盗窃成

风，夺权岁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邪颠倒的灰色审美和荒唐谎言，市场经济对成王败寇的认可……东方“政治”智慧的普及和生存本能的诱使，历史模具里塑造了整整一两代变形的虚伪灵魂。

四百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广东肇庆舟车北指，游历了中国中东部大好河山，在写给马德里皇室的信中说：中国人“无论外表还是内心，都像女子；如果有人向他们挑衅，他们便会屈服，任何一个征服他们的人，都可以使他们俯首听命……根本不用害怕他们，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数千蒙人旗人横扫中原，几百洋枪洋炮逼降清宫，国力的式微仅仅是精神文化的麻堕。

寻找东方文化尊严、重建道德良知，千古书生的痴结！

尽管小说阅读已被大众娱乐所边缘化，我还是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就像一只工蚁的哭泣吧。



引子 太阳

太阳从陈家湖那边张家嘴的树丛里悄悄地探出头来，像一位大都市里保养极好的退休老头，皱纹不显，红光满面，悄悄地来这乡下走走，看他当年打仗或是土改或是四清或是下放劳改过的地方。晨雾缥缈，鸡鸣犬吠，烟村朵朵，世界清平；云霞弄巧，清风拂面。他接受一袭粉红色的纱巾擦擦脸，颌首一笑，很惬意。

农历六月的陈家湖，是她最美的少艾花季。一望无涯的绿荷红莲，绿得浓浓，红得艳艳，沾着晶莹的粉状晨露，闪烁着灿灿的银光，轻轻的微风中飘荡着悠悠的透明的清香。

陈家湾里走出一个人，一个红衣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儿，顺着牛路向陈家湖匆匆走来。那女子不时亲一下她怀里的孩子。孩子发出嘎嘎的笑声，一只手扬着一个小铃铛，一只手抓她的脸。只有陈家湖边从湾村头连接草湖——专供耕牛们行走——才特有的“牛路”，因雨天泥泞踩出了铁路枕木的情致，那女子便不时因为踏空而趔趄一下，婴儿的笑声和铜铃声被颠弄得更响，给这空旷的湖野染上了温馨幸福的情韵。这女子站在了湖堤上。她面前是为抗旱抽水而挖的深涧。她的脸离开了怀里的小儿。她抬起头来，回眸看去……

这是一双柳眉黛黑、睫毛长长向上卷曲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古文人们所说的螭首蛾眉、远山秋水吧，江汉水乡典型的俊俏村姑。水红色的大襟上衣，绛色的裤子，苗条的身材，窄窄的腰肢，丰圆的臀部，长长的腿杆，颈部的暂白春光乍泄，隐现着她冰清玉洁的肌肤……她眼里竟然盈着泪水！她低下头来，又吻了一下怀里的小儿。小儿嘎嘎地笑得更响。她抬





起头闭上了眼睛……晕眩似地倒了下去，在小儿美丽的欢乐的笑声中倒进——深涧。

涧里激起一朵水花，一朵红艳艳的水花……

小儿的哭声猛然响起：“呱呱——呱呱——呱呱哇……”

这哭声很像一种叫“苦娃子”的候鸟的叫声。

很快，那一朵红艳艳的水花，和小儿的哭声，消失了。

天地间静静地，史前时代一般地沉寂，抑或原始生命躁动着人类听不见的轰鸣。

我的家乡历史上很出风头，蒋场一带有“一门两尚书，五里三状元”之说，“茶圣”陆羽、诗人皮日休是我们家乡的骄子。家乡人很新潮，凡是中国有的事情，我们家乡肯定会有。就说解放前“崇洋媚外”华侨出国热吧，我们家乡虽处中南腹地，闭锁封塞，却是著名的“侨乡”哩。东南沿海的华侨乘船出海，并创造了“妈祖”文化。我们家乡的华侨是一双双大脚小脚（女子）走出国门的。往北的卖纸花，从湖北卖到河南、河北山海关，直到东北进入俄罗斯，再到德国、丹麦、比利时；往南的“挑牙虫”，卖“凉豆腐”，打“莲花落”，走过湖南走广东，直到越南、东南亚，有人确在可考地说李光耀祖上就是我们家乡干驿镇人，不是挑牙虫挑出去的，就是卖凉豆腐打莲花落打出去的。挑牙虫是乡人的一大绝活，近于巫蛊；卖凉豆腐要会打竹板，打起来像母鸡的叫声“咯咯哒，咯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单调，却不同凡响，像有传说中的魔法，听到的人就会馋得淌口水，特别是小孩；打“莲花落”也是我们家乡一大特技，要有出口成章的诗才。男的在人家门口拍着“道情筒子”，唱，根据这户人家门楣前厅的些微形迹——一副对联、一块匾额，或是庭树廊柱的隐隐暗示，特别是屋子里的人模狗样，即兴唱出这家人最爱听的颂词；女的耍弄一根缀了一串串铜钱的彩色圈圈的竹竿，竹竿上缀着红红绿绿的缨穗，蹦蹦跳跳，竹竿在腿上脚上肩手臂上身上的一切部位，磕碰出金钱哗铃铃地响，中节可听。要是出境就更好办了。因为语言不通，男的往往站在人家门前拍着道情筒子信口胡咧，更有缺德的，在人家门口以方言俚语骚嗷臭骂，将人家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主人听不懂，以为是恭维的好话哩，大把大把的赏钱照给不误。

当然，也有出洋相的时候。家乡人有根有据地说，有小两口拍道情筒子拍到了新加坡，在一大户人家门口比兴作歌，“击鼓骂曹”，声情都茂。家主是一位黄袍马褂老者，捻须笑听。一曲终了，小两口领过超乎意想的赏，自以为得计，收拾行头欢天喜地作揖称谢正待离去，那老者却板起脸戟指大喝一声：“你们两个棒棒×的站倒！”——他老人家，正是我们X县籍人，李光耀先生的祖父哩！

这个故事应该纯属虚构，但作“顺口溜”（五言七言缩字白话诗）——家乡人叫“对字话”，应该是家乡人的天赋。直到如今，背着签盒走乡串户的算命瞎子——算命先生们拉着二胡边走边唱，全是自编的叙事长歌。解放前群龙无首，政出多元，百花乱放，我们家乡只要出了一个新闻，不几天就会被算命瞎子们编唱出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家乡的每一个算命瞎子，都是荷马式的行吟诗人。

我们家乡在当代就更出风头了。解放初期叫“将军县”，据说战争年代出过十八位将军；大跃进时是全国先进县，棉花总产量超过百万担，与江苏启东并列全国第一，我们县长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后来成了“状元县”、“百强县”，“传销县”，再后来，因为“五毒书记”张二江，再一度声名鹊起，享誉神州。

张二江在我们家乡栽了。我的家乡人厉害。有人说，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十个汉川佬，赶不上一个×苕（傻子）。其实，这是以讹传讹。原本的意思是“尖”和“绞”，不是“奸”和“狡”，说的是斗笠。黄陂的斗笠是尖的，孝感的斗笠是绞了边的，而汉川的斗笠既是尖顶还绞了边，所以“又尖又绞”。本来讲的是斗笠不是人品啊，怎么会把我的家乡人扯进去趟这人格的浑水，就让人匪夷所思了。大约，我家乡的人是不好惹。

我们家乡现在好多了。党中央下决心减轻农民负担，在一个个红头文件的高压下，前些年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再交人头户头税了，当然六十岁以上的人还是得交——城里人说六十岁还是大中年呢。不过城里人说的话是不能当真的。城里人早就在不要命的减肥，我那时在家乡看到的却尽是一个个骨瘦如柴的枯槁老人。

物极必反吧。今年三月我回乡“吊清”，听乡亲们讲中央对农民的呵护，讲近两年上任的市府主官如何亲民、爱民的一大摞小细节，讲人提户





提全都免了，讲种田还有补贴……很舒心。一个老党员说，从前讲跟爹也是睡，跟婆也是睡，哪个做皇帝都要老百姓的税。现在农民种田不交税了，还有补贴，几千年都没有的事，哪个还喊穷还在不满，就太没良心了！

乡亲们对现实生活的称誉，不觉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张长元。他死时七十多了，如果时光倒流，这个好世界要是早一点点来，他可能不会死。他当时老得纯粹是一堆破烂垃圾，说行尸走肉更恰当些。大队（村）会计找他儿子张大发结“人提户提”账，张长元名下的人头税是一百六十元。张长元当时坐在石头门坎上喘，他儿子气恼地踢了他一脚，像踢一只癞皮狗，咬着牙万分厌恶地骂：“你这个老狗×的是哪还不死?!”这个“老狗×的”要是死了，儿子就不用为他交“人头税”了。张长元很失风度——狼狈地倒进堂屋里，落水求生般地快动作爬起来——他怕丑哩，扒着门坎抬起头，总是流着脓水似的两个烂洞般的眼，巴结讨好看着大队会计同志“父母官”，难为情地笑，大约对自己这样苟且偷生死皮赖脸地活在世上冒充纳税人，又实在纳不了税而深自汗羞。就这个傍晚，他喝了农药“敌杀死”。

这事发生在“五毒书记”张二江下台之前。

我们家乡老人过世不以为是悲剧，所谓“白喜事”，一般还会传出一些幽默故事。就说张长元吧，据说他喝农药时，怕那瓶农药是假的，高科技时代假的也真的太多了，连美女都会有假哩，于是想以数量取胜吧，两斤装的 DDT 大瓶子，他一气不歇地咕嘟。人老了喉管也细了不争气，他喝得很吃力，最后还是剩下几口实在喝不下去了。他喘着气不无遗憾地说，唉，老子真……真喝不下去了！真喝不下去了！老子喝得真累呀！张长元曾经当过我们 X 县光明管理区第一中队第五分队——张家嘴——队委委员、副队长，是张家嘴著名的力士，秋后打谷时，男人们在禾场上抄石滚比赛。他不用手抄，用屁股“蹶”，一蹶一蹶地将石滚沿着禾场“蹶”一圈，大气不出。那些年卖余粮，他一担一两百斤，虎口粗的一根扁担，像一根抬杠。他更是著名的大肚汉，1959 年“三年自然灾害”时，他赌狠一顿吃下二十斤油瓜——菜瓜，圆肚子胀得通亮……老啰，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他为自己老得连一瓶农药都喝不完了而悲哀。喝了，他有点晕乎，躺在铺上说，这，这，这回该不是做梦吧？这回该不是做梦吧？他怕还是在

做梦。

我们家乡大多数人都有绰号，像梁山好汉。没有绰号的也会在名字后面加上“郎家”二字，当然是轻薄的贬意。譬如张家嘴的老地主张贤宝，旧社会人们敬称“贤宝先生”，解放后就成了“贤宝郎家”。人们称张长元“长元骡子”。骡子是畜牲中的郑和，太监，那个吊在大腿缝的家伙，再大再秀再伟哥再经典再享誉世界，知道根底的人一眼就看出，那货只是一个摆设。张长元两子一女，那家伙当然不是水货。张长元被喊了一辈子“长元骡子”，当然有他“骡子”的依据。乡亲们讲起张长元的死就觉得蛮好笑，说长元骡子死都要死了，还怕是在做梦。

梦有什么好笑的呢？只要是人就会做梦。没有梦的长夜才是最黑的真正的长夜呐。据说，张长元做过一个梦，一个很美很美的梦。就因为那个梦把他害苦了。乡亲们说，什么梦不好做，他做那个鬼打架梦！长元骡子那憨狗×的真是憨到家了！

那一夜，张长元梦见自己的厢房间里金光闪闪，红光一片，深埋在地底下的金银财宝，突然间显了灵，真的显了灵喂，让他眼花缭乱，心动神摇……啊呀，张长元颤颤惊惊，在无限的欣喜、恐惧、狂想、浩叹……百感煎熬中听金鸡报晓，看曙色熹微……

古时候一个邯郸人“黄粱一梦”，被写成了书编成了戏《枕中记》，以为醒世之作。后一落魄书生流寓邯郸，于旅舍题诗于壁，说：四十年间公与侯，纵然一梦也风流。我今冷落邯郸道，特向先生借枕头——可见做一个好梦多不容易。

张长元有幸做了一个好梦。可就这么好的一个梦，却让他实实在在地吃了大亏，真可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X市Y镇“山湖”大队，以北面的龙尾山佛子山和陈家湖命名。山不高湖不大，但很美。山灵水秀的地方才出俏妇美女。我是湖西岸陈家湾的，张长元是湖东边张家嘴的。他的女儿保枝嫁在我们湾。那是个很俊的女子，天然的美，江汉水乡特有的婀娜绰约芙蕖之姿“楚王之疾”的美。保枝在她父亲喝药水之前，投湖了。

保枝死时我正好在家休假。保枝死得很悲剧。我总想把保枝的故事写出来而未能如愿。本文开头的那段文字，写的就是保枝投湖。她抱着她的





一岁多的儿子龙龙，投湖了。

不过，我要写的中心人物是保枝的父亲——这个张长元，“长元骡子”。

人们嘻嘻笑笑地讲“长元骡子”的梦和他的死，我听起来很有点沉重。我入伍前是公社团委书记，曾陪着公社王书记在张家嘴驻点，派饭时派到过张长元家。他的两个儿子张大发张又发是我的少年好友。那时，保枝还是个拖清鼻涕的小女童。我记得那天晚饭吃得很香，特别是兰婶（张长元的妻子张兰香）煎的小鱼“绿豆秧子麻姑鲈”——真正的“小鲜”，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美味之一。张长元父子劝酒。我那时年少酒量大，竟将他家窖藏的 DDT 瓶装两瓶农家散装白酒——不少于四斤哩，三个人干光了。农村的粮食酒货真价实度数高，划根火柴冲起蓝色的火苗，烧得干干净净。农村人折了膀子踉了脚，烧着酒在伤处撵，飘着蓝蓝的火苗，据说那淤血一下子就撵活了。

张长元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普通农民，一只小蚂蚁般的生命个体。当我撑着小船在湖里下丝网捕鱼的时候，总禁不住瞅着张家嘴方向凝神。一片片油菜花金光灿灿，令人炫目。苍茫空阔之间，我总感觉湖边站着一位老汉，头上一顶草帽，佝偻着腰，蒙蒙眈眈地杵在那里，殷殷眷注着什么。

张长元？鬼魂缠着了一般！唉，一饭之恩不能忘，口腹累人多矣！于是，我就愈是觉得拖欠了他的，欠了他的那两大瓶散装白酒，那份非亲非故的亲热，那张有着玄武岩般老皱的农民的纯朴地谀笑的憨厚的脸，于是想把他的故事写出来，还有他的梦，那个让乡亲们觉得蛮好笑蛮好笑的梦。

——当然，我添油加醋，虚构了许多细节。只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称为“报告文学”的文字，纪实已成痼习，因此，花哨的东西不多。

不过，还是恳请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特别是我家乡的朋友见谅，这是一部小说，不是新闻报道，切莫对照现实。

目 录

前 言 东方历史的辉煌拐点	1
引 子 太 阳	1
第一章 混 沌	1
第二章 黄 金	39
第三章 青 铜	100
第四章 铁 器	150
第五章 火 车	224

